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T 5443/2108

栢鄉相國魏文毅公著

兼濟堂集

本衙藏版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栢鄉相國魏文毅公著

兼濟堂集

本衙藏版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弼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両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為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即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皋楊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為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於柏鄉魏公公秉嶽瀆魁傑之才遭逢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引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爲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卽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臯楊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爲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於栢鄉魏公公秉鴻駿魁傑之才遭逢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聖朝廻翔禁近
世祖章皇帝興起右文招延俊茂數舉
經筵命儒臣講論大義或時
召遊南苑應制賦詩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掞藻摛華
對揚
休命而公實巋然爲冠首其後歷諫垣躋憲府審勿
論思紀綱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錄
遺忠闢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蓋非
當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非
公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佐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載一
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洽海
內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作博游
才藝而公又邃於關閩濂洛之旨其學以性善爲本
以致知爲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纂要學規彙
編諸書皆足闡繹微言紹明聖緒而以其餘閒作爲
詩歌則又能籠挫萬物匠心獨妙至於悲鼎湖之莫

逮痛子期之云亡其忠孝氣節於君父友朋之間尤惓惓乎三致意焉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蓋公之才與學其積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夫江河之水灝溔潢漾雖疏而爲川注而爲瀆而其源則一也公之蓄於中者渟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則一也公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醇謹樸遬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而已哉公爲高邑趙忠毅公之甥忠毅與公俱主銓政世傳爲美談然忠毅値黨議紛呶羣言謠諑之日枋用未久卽罷去而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筦樞軸之任以覘忠毅其所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州彭子士報謀之吳君伯其程君坦如楊君仲延撮其尤要者鋟板以行蓋公之學與公之才其所以開物成務者雖不盡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焉故不揣而爲之序戊申仲夏婁東吳偉業頓首謹序

兼濟堂諸刻自序

余生平無他嗜好惟嗜讀書常咏古人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以爲其言未盡蓋理無窮書亦無窮終其身悅懌其中焉耳十年不足以盡之也至於著書尤不可草草古之人皆先我而爲之矣其可傳者能有幾孜孜矻矻一生仰屋徒爲他人覆甑之具良可哂也余自入籍以後未免效顰學爲文辭丙午之歲彭士報吳佀其刻之於江南有兼濟堂文選其文二百餘篇庚戌之歲胡同升刻之於京師有崑林

小品共文一百三十六篇甲寅春日余自刻林下集八十一篇及秋杪兒輩又刻辛亥以前未刻者共文一百一十九篇已汗牛充棟矣其諫垣總憲奏疏稿共一百一十七道內閣奏疏十道嶼舫詩集近集共詩一千三十六首尺牘四六四册言理學則有聖學知統合錄五册小傳共四十八篇續小論共四十八篇又約言錄一册其餘所著之書畧無關係者概不足述而要者有四書大全纂要孝經註義刪補高士傳雅說集多識集巡城條約風憲禁約唐詩清覽集訓蒙故事千文註解勸學彙編以上已刻易經合訂正說論性書鑑語經世編通鑑論抄列女續傳九經衍義希賢錄瓊琚佩語家訓彙抄批評河洛淵源錄理學諸儒語錄合抄吏治氷鑑錄陸放翁詩選古文欣賞集古詩遺音趙夢白詩文選以上未刻此其大槩也顧自今以往余寧敢廢學哉宛平孫北海先生嘗致書於余曰易經四聖心傳春秋百王大法先生盍闡發之余讀朱文公集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此兩書皆未易看何敢管窺蠡測

雖然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炳燭之光尤宜鞭策於末路臨深履薄勿使昏逸之氣得而乘之則書無窮吾心之理亦無窮余且終身誦夫子答子貢願息之篇矣甲寅長至日貞菴題於滙景園之冬日軒

兼濟堂林下集自序

文章未易言也古之以文章名世者皆有數十年之學力洗濯磨淬其心志而又與海内之賢人君子遊樂聞其規切之語故能成一家言匪是者正可覆醬瓿耳余宦遊長安二十餘載職掌煩劇飲氷是懼公退思過不敢廢學故時爲古文辭與海内言文者聲氣往來或者以爲可教刻之江南數百篇而余自知甚明覺蹇跛之足策之不能前而宛委之藏窺之不能盡也亦惟有望古遥集而已矣辛亥抱病歸里參

術之外不敢求田問舍坐百尺樓下似可以讀書學
爲文矣而千指待哺未免室謫猶是傖父面孔也乃
遠近知契時有扣門剝啄聲以徵文爲請夫余方欲
焚君苗之筆硯而猶然飾嫫毋以鉛華乎然終不能
盡謝却者蓋生長燕趙素有司馬子長之慕欲借此
以求海內賢人君子之規切不敢以蓬蒿自封而甘
爲絕人遜世之行也陶淵明云請息交以絕遊此憤
世之言耳豈余之心哉積久成帙兒輩恐其散失遂
謀付之剞劂其閒生死之際交友之情學問之術歲
序之感雖未必有裨於身心而要以述其中之所見
得其性之所近非盡酬應習套也倘邀長者之惠不
我遐棄而錫以昌黎之序則東野之鳴敢不奉杖屨
以從甲寅花朝日貞菴自序於滙景園之水鏡堂中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相國栢鄉先生刻兼濟堂文集選成授禾使校閱焉因卒業起而歎曰天之所以助我
國家者豈不盛哉文者道之寄也道隆文則從而隆自古文運之興必由君與相而君相之烈又必觀其時與其業當屯蒙之會聖賢蔚起主臣同時雲龍特達以道則天開以遇則天作於是乎創制立法顯榮光矣一時文治彬彬然潤色鴻業而百世之風氣習尚因之以成蓋文章與事業相表裏事業又與道德

相周旋苟不遇夫文明肇啓之時主臣一德則事功不立而文治亦不成甚矣其難也我
世祖章皇帝神靈默契遠接道統草昧經營無不可垂永久當開創初詞林臺閣之選率皆夔龍周召之才所謂見而知之與一代文明之治者也蓋自明季鼎革以來文章風氣銷磨震盪之餘鬱勃昌明之氣有開必先篤生鉅公與禎期之運會豈偶然歟先生首擢制科爲翰林爲諫議旣而掌臺綱掌銓政爰立作相翊佐我
皇上大啓土宇政教所迄窮陬海澨嚮風慕化功業在
朝廷事跡著人口而先生之文章當代仰爲師表衣被沾丐單詞片紙頃刻傳播先生則以爲道德之餘事功之末久而不肯出也蓋先生深於關閩濂洛之旨不欲以文章名世而不知先生之道則見知也先生之業則翊贊也先生之文先生之道德也先生之文先生之事功也先生旣以其道德事功輔
聖主而垂治統復以其道德事功闡絕學而開文運則先生之生於此時乃天所以啓本朝一代文明之盛

誠非偶然也嘗考商周以前其道在上君相之業轉移風氣而有餘商周以後其道在下聖賢繼起而無其時文士代興而無其業於治平於粉飾均無當也唐太宗致治綦盛文章仍六朝之習說者每嘆鄭公之賢得君遇主不能比隆三代兩失其時以爲恨今試以鄭公之事與先生較之其爲諫官同爲宰相同其遇主同其直節同其事業又同獨理學文章先生統其全而鄭公有所不及豈非時之不同主聖臣賢商周以來之道復隆於在上文運應大啓於今日乎且有明之初文學以宋潛溪爲冠其文敦龐樸茂故有明二百數十年風氣之厚已肇於其文卽其後之文人亦無有過之者今先生之學與文與潛溪同而事業不啻過之然則開本朝文治之風者又豈有窮乎哉當潛溪講道京師蔣正學方公實從之遊集成方公序其後余不敏心承心學竊幸繼方公之軌而論述其概以見先生既有其德有其業復有其文而適當其時是天所以啓

本朝一代之風運非特操觚之士有所依歸而淳龐

敦厚之象將文運之隆卜於百世在先生亦不自知其盛也先生之文日星河嶽當世共見之諸先生論之詳矣小子何敢復云江陰後學曹禾頫嘉氏拜題於燕邸之青雲堂中

兼濟堂文集序

歲庚寅仲秋栢鄉魏公五馬南來剖符漳郡未數月政洽民和德化沾被屢集多士而誘掖勸勉之以正學術以勵風俗意宏遠矣既又出其 先公相國貞菴先生文集傳示學者明章愚耄迂儒得從諸君子之後竊侍下風而卒業焉總計篇目其刻之江南也有兼濟堂文集二十四卷其刻之荊南也有兼濟堂文集二十四卷其刻之京邸也有文選二集上下二編崑林小品上下二編崑林外集一編奏疏一百一

十九首尺牘存餘七卷其刻之林下也有文選十卷
晚觴近草五卷詩集七卷樗林三筆五卷又有聖學
知統錄上下二卷知統翼錄上下二卷致知格物解
二卷論性書二卷約言錄二卷簡袠浩繁積架盈箱
郡侯慮學者無能徧觀傳習爲難乃命明章約取其
尤粹者梓爲二十卷以廣惠同人期月刊成又命爲
序以紀之明章桑逢下士何敢越干僭妄之罪郡侯
諄命再三循牆踧踖起而嘆曰士生于聖人既沒千
百載之下而欲明聖人之道於千百載之上此非遺

世獨立之君子不能又況當異學棼亂之日而欲自
成一家之言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先生
生于啓禎之間湛究性命之學主持名教之宗爲
國朝首科名進士署玉堂歷諫垣躋臺憲秉鈞政府
駿偉事業備載惇史所不具論而文章一事乃其講
學明道之作而非猶夫人之文章也慨自道學不明
文章日盛世之君子孰不以聖賢自期而於修已治
人之道槩乎未之有聞即有不屑爲詞章訓詁之學
者而于道德之宗性命之奧亦得淺而失深見粗而

志精求其窮理盡性畢一生之學問事業而無纖毫之憾者夫豈易言哉先生自幼至老言論一本於經學深得程朱之精蘊所爲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心及出而筮仕自詞林以至卿相皆有赫然可舉之事業急流勇退樂志林泉優游以終天年則其所處顯晦動靜之際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故其發而爲文章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亦惟有本者故如是耳且如有明幾三百載縉紳名賢後先相望著作如林不爲不盛矣而類皆不足以與斯道之傳惟河東薛文清爲程朱之後繼獨得從祀于廟堂亦以其眞知篤行有以奮乎千百載之下而卓然爲道德性命之歸者也先生身體力行出處遭際未嘗少後於文清而撰著弘多羽翼經傳猶或過之文清去程朱未遠當時賢達識大識小興起尚易非若正嘉以後無智愚賢不肖皆墜姚江門戶如沸如羹釀禍無窮先生毅然守正斷絕橫流尤致詳於論性格物等書其憂民也切其慮世也深其難更有什百於文清者後有知言君子是必有

以論定之矣明章甌海曁儒未能有學於北方以求周孔之道抱固守殘郡侯特取溝斷而青黃之非敢自詡能知先生者間嘗取其文集端坐而讀之別有一段光明正大之氣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在所爲私淑殆亦匪小瀕海後進其得聞先生之風而起者廉頑立懦漸摩仁義之澤釀成泰和之風是則郡侯此日嘉惠後學之至意也

歲辛卯孟秋閩南後學詹明章百拜謹序

魏氏家乘內載相國家傳今再刻列於兼濟堂集之首以見生平梗槩按公生於原籍栢鄉縣時爲前明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之七月廿五日酉時卒於原籍時爲

皇清康熙廿五年丙寅之四月初九日寅時葬路村時

康熙廿八年己巳四月初三日巳時崑山大司寇健庵徐公乾學誌其墓別有行述墓誌槜林自譜年譜等書刻存於家　統俟後之史氏筆削纂輯以表名臣於不朽云爾

魏公諱裔介字石生號[redacted]庵又號崑林乾仲公之孫拙庵公之仲子生而姿貌魁梧氣度軒舉廣額高準豐頤長髯望而有壁立萬仭之槪公卿中不多見也幼值年飢世亂家遭兵燹力貧好學淹通今古有澄清天下之志悲歌浩歎時發爲議論識者韙之壬午舉於順天 國朝定鼎丙戌首會試天下士公遂魁南宮選庶常館試多高等以是結知
世祖改置諫垣丁亥補工 科給事自是遂慷慨盡言得以抒其夙抱矣人或怵以朋黨誘以門戶公毅然曰丈夫盡忠朝廷邀 知君上耳何依傍焉在工垣有添設道員宜裁一疏汰冗員也直糾邪臣首舉計典二疏儆官邪也時
世祖未親政有聖德與年俱進疏請舉經筵講學以隆治本學士陳公見之曰此端本之論哉時部務壅滯一事常數月不行而直隸錢糧涸冒雖蠲賑亦不獲實惠公兩具疏論之 旨皆允行大同總兵姜鑲叛公請 召對言當寛逃人容諫官攝政王

郎日賜言官忠藎著聞者人二百金陞吏科右給事中己丑丁內外艱居喪能遵古禮不飲酒不食肉哀毀骨立服闋起補銓宰願公一至其門而不可得遲數月仍補吏科遂有督撫宜兼用新舊一疏有愼選藩司一疏又請寬逃人峻法責成州縣一疏時朝儀未肅有視朝大典一疏自是始定朝規矣直隸等三省大水有災民望救甚急一疏三省之民皆得蠲賑實惠有　誥勅不宜久停一疏科都陞轉宜正一疏皆要論也　旨訪明季殉難

諸臣公舉三十人皆予祭謚癸巳轉工科左因星變條陳四款崇節儉勤聖學度兵勢省刑獄又因天旱言利害指封疆河工二事皆奉　俞旨又有銷算宜歸各府疏糾舉宜責督撫疏亦蒙允行時士風習於陋俗學術不正公疏請端風尚一曰崇古學一曰重孝經一曰選教職一曰禁私刻一曰葺學宮一曰論節孝　旨令部議行之鄉會自是以孝經取士矣膠州海時行兵變總督馬光祖遭督王文奎邀擊降之公疏時行受國厚恩因兵背

叛當明正其罪並糾撫臣縱寇殃民兼請釋放被擄良民子女遂斬時行黜撫臣查還民間子女又因兵民凍餓條陳八事發糶倉粟安插流民豁免丁徭核實兵餉早散糧餉請蠲逋欠賑濟貧困愛惜耕牛盡獲 俞旨是歲 覃恩封父母如公官歲甲午畿內大水流亡載道公請大發帑金二十四萬兩差大臣王永吉等分行賑濟全活甚衆會陞兵都遂糾續順公沈某湖南之敗福督楊名高漳南之陷並陳軍政事宜時巡方已停而督撫不

舉劾屬吏公上疏言之部議未協 特旨允之仍責該部覆奏乙未會試公疏言南北當分卷自是始無輕重之畸也時川黔尚未底定公密陳用兵大勢又有山盜高三盤踞險隘太行東西受其蹂躪公請兩撫會勦皆如公言而羣寇俱困又因求言陳六事破資格以用言官定會計以清財賦興教化以正風俗重農功以養兵力講律令以省刑罰竣大工以恤民力莫非當時切論公在兵垣於天下兵機之事多所獻陳

世祖遂有大用之意矣常在太和東堂諸王侍坐命大
學士圖公引見備詢家世籍貫庚甲諸王朝臣皆
知注意於公遂以年例陞太常少卿提督譯館方
三月即擢副憲命學士麻公宣公至太和門面諭
以此番擢用出朕之意非人薦舉須力破朋黨之
習以副眷注蓋深悉公之忠直也公在副憲有條
陳風憲職掌疏有流通銓法壅滯疏自是吏員不
得授縣佐監生不得授通判雜途不得爲臚卿矣
世祖嘉公言有裨益賜御筆畫一軸苑馬一疋以旌其

忠丁酉擢總憲常推侍郎五次未點至是撤掌院
大學士成公回閣特以憲綱付公其寵眷蓋已久
矣公到院即具修明憲綱職掌疏又因日月食陳
言疏云願
皇上深思遠慮救於未變之前修德慎刑持於既變之
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盈之易至
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撫字宜圖疆
場靡寧招攜懷遠文德是尚云云奉旨事關朕
躬知道了餘著確議仍飭內外臣工洗心盡職實

圖修省以答天變其格正匡救也如此戊戌春侍
講經筵退具疏言時値春和請法天道一曰恤煢
獨一曰掩骼胔一曰課農桑一曰舉孝廉又因地
震陳六事俱允行之是歲有明藩臬之職掌疏有
裁併衛所以公徭役疏皆著爲令自是藩司歸併
一人臬司得以久任錢穀刑名各得其所矣
世祖常於獵苑詢及民間公力陳其疾苦又語及唐太
宗乃英主公言晚年無魏徵之諫遂有征高麗之
失

世祖大悅賜公御乘之馬親炙兎以勞之會歲値大計
公力主肅清法紀陳八款皆人所不敢言也時河
南山東間有荒地差御史丈之兩省之民震慄公
舉二人往限以兩月即回御史請緩期公曰令州
縣各丈其地而爾總其成何事多日爲人服其能
爲民遠慮有義王孫可望者初降恃恩妄請公直
糾其悖謬之罪可望大懼
世祖召至内院傳語嘉之曰爾疏所言最是如此乃不
負職掌但以遠人來歸故寛之耳而可望膽落於

白簡不敢藐視朝廷矣己亥雲貴平
世祖謂公曰雲貴蕩平朕喜兵戈自此偃息也公退而
奏朝廷撫恤必周一疏內言捐無名賦稅以慰新
附之民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粵科貢
以任守土之官安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彥寬一
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省一切駁查以容遠方之
吏奏入加公太子太保蓋因公言論風釆俱當聖
心也是年有海寇鄭芝龍之變江寧被圍撫鎮皆
敗

世祖震怒將親征令公扈從會粱化鳳破之公乃上疏
督撫鎮之汛地一疏自是京口駐防遂爲定例而
南北足以控制矣時因察典下罪己之詔令羣
臣自陳公力求罷斥遂奪宮保並加級而仍視事
蓋砥礪公之節操以玉成之也公於是愈竭其誠
有嚴禁巡方交通一疏有糾參不職御史一疏有
糾參撫臣玩職一疏有裁巡方胥役及納銀吏一
疏有嚴禁外官餽遺一疏有請行糾拾之典一疏
有酌議應行事宜一疏有直陳應行事宜一疏有

嚴禁滿洲莊屯一疏有海寇可滅有機一疏有禁絕捐納出仕一疏有旗下科目宜復一疏有詳陳救荒實政一疏有請行發遷之例一疏儼然古大臣嘉猷入告之風矣又有欲求治安長策必先立國之大本以求交泰之實政疏內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法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當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無上下否塞之象共尚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屑之計期於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合人情等語

世祖以言直微愠然終不罪也公以樞臣劉正宗奸邪誤國具疏論之下獄並責公不早舉亦下刑部諸王大臣會訊正宗詞窮抵罪獨保奏公而

世祖龍昇矣今

上即位復公原官時輔臣執政加天下練餉五百餘萬公上疏力爭得止人心大悅又條議

聖祖母

聖母宜正尊號時

上卽位巳逾年無人言者而公舉之大典克成雲南初定戍兵未還公請罷雲南大兵兼宜駐防荊襄要害擇一大將領精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則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部覆不能行其後滇南變亂動搖數省論者乃服公之先見秋奉　旨相視

世祖山陵公同監臣往來於馬蘭峪猿兒窩龍洞峪澊濟河等處遂定幽宮癸卯考滿復加宮保賜羊酒表裏擢陞大冢宰到部整肅銓政杜絕賄賂方在振刷不一載餘而入閣之　命下公於客匆之地多所匡救出未嘗以之告人當

今上未親政而輔臣人代天工之時公委蛇其間愈加敬愼丙午告假省墓焚黃祖塋誌先德也事畢回閣丁未

上親政有所詢問盡忠以告所薦舉者皆不語人常詢及民間舊欠對曰追之無益於國徒苦民耳遂下詔蠲之有言直隸府道宜用滿洲者

上詢以可不可對曰何爲不可但州縣文移皆漢字未

便翻譯須得兼通滿漢者乃可耳其事遂止庚戌
忌者有言奉　旨吏部對狀公辭直仍令視事蓋
公當
先帝時得君最深諫行言聽朝上疏夕報可爲人所嫉
而公感激知遇復不避形迹不顧怨仇時輩切齒
已久積之多年發於一旦欲以危公雖風影之談
不足爲公累而公去志決矣辛亥以病力請歸年
方五十有六或曰公年未及退何遽萌此念公曰
仕宦豈有定期哉

上以公輔弼久不欲遂所請有從旁爲之說者曰調理
乃溫　旨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公得　旨即出
國門襜帷蕭然從者數人而已
世祖實錄成加公太子太傅賜黃金鞍馬著地方官存
問復賜四書尚書易經等日講解義恩意優渥有
御史焦鋐者薦公人品學問經濟爲當時第一且
先朝名望老臣不可使之田間自廢
上亦常問公之病痊否俱爲忌者所沮甲子有　旨開
列在籍德望大臣部議首以公名入怨家大恐原

旨並寢公生平嗜讀書纂述甚富在官之日雖輿中亦置一編既歸林泉紬繹經史百家之言尤拳拳於窮理盡性之義所著書有約言錄內外篇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重訂周程張朱正脉一卷薛文清讀書錄纂要二卷經學則有易經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提解孝經注義史學則貫穿全史上下數千年成敗得失錄其要而論斷之以附左氏外傳之例曰經世編凡七十二卷賦詩數千首有

嶼舫詩集嶼舫近草爲文六千餘首有兼濟堂集京邸集崑林小品崑林論鈔林下集二集共五十餘卷又著希賢錄一書分五門二十五目以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嘗曰此萬卷精華也其於科舉之文亦必規摹先正大家而尤惡近日之雷同勦襲浮蔓支離故庚戌南宮公爲主司文體爲之一變乙丑年七十矣尚握筆作擬程不倦也里居十六年負天下之重望康熙丙寅壽終年七十有二故後蒙

賜一品祭葬諡法一事禮部照例題請開明應否予
諡伏候
睿裁到閣時中有忌者不擬雙簽請
旨直票依議二字未有還予他諡亦未有不必予他諡
字樣竟攙混入在尋常本章之中未經
御覽卽發下部是以此典至今沉擱迨子荔彤任漳
守時謹將兼濟堂文集及所輯朱子四書全義二
書刻印具疏
進
呈覽
聖祖仁皇帝恩予獎賞遂　命閣臣李光地王掞南書
房詞臣張廷玉趙熊詔蔣廷錫等屢加較正存於
內廷其事始末載在本書之首
旨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春月吉旦重刻附於集首

兼濟堂文集選卷次總目

卷之一
奏疏一十四首
卷之二
奏疏一十三首
卷之三
序二十四首
卷之四
序二十一首

卷之五
序三十首
卷之六
序二十九首
卷之七
序二十八首
卷之八
序二十首
卷之九
書四十一首
卷之十
尺牘四十三首
卷之十一
傳一十四首
卷之十二
墓誌銘十首
卷之十三
祭文一十一首

卷之十四
論三十一首
卷之十五
記一十四首
說四首
跋二首
募疏文二首
卷之十六
辨五首

啟八首
策問一首
議二首
解一首
引一首
檄文一首
誌一首
賦三首
卷之十七

古樂府一十四首
今樂府四首
琴操五首
四言二首
五言絶句九首
七言絶句五十五首
卷之十八
五言古五十五首
七言古二十二首
卷之十九
五言律九十首
七言律一百七十四首
卷之二十
附年譜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一目錄

奏疏

聖德與年俱進疏
請舉視朝大典疏
褒錄幽忠曠典疏
聖主虛懷下詢疏
士習隳靡已久疏
流民死傷堪憫疏
庶常散館在邸疏

請定督撫舉劾疏
興教化正風俗疏
殉難事同一例疏
請頒御製諸書疏
請立久任知府疏
清學校培真才疏
請立限田之法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一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凱生

奏疏

工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

聖德與年俱進仰乞及時講學開設

經筵日講以隆萬世治本事臣竊歷覽竹册自古

賢聖之主未有不汲汲以學爲尚者也若周公

之於成王傅說之於武丁諄諄勉勉是以刑措

恭默致商周數百年磐石之業即後開創草昧
多以馬上得天下然天姿首出往往從櫛風沐
雨中語及詩書自造廬借箸時養成學問由是
觀之君德清明君身強固誠萬世久安長治之
根本矣今
皇天憫生民久困水火篤生我
皇上應運開闢掃除兇殘
德施方外延及羣生臣竊於班行俯伏中仰瞻
天表輒舉手加額曰太平

天子也乃值此春元始和百度維新未開與二三大
臣
諮訪講學之義竊恐年歲既盛則嗜欲日開嗜欲
既開則聰明日淆雖
神明生知之聖非愚賤下臣可管窺蠡測然少而勤
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與壯而努力者勞逸相
倍徙也前此元年諸臣言及此者猶可曰有待
而行今
御極五載內外遐邇引領翹望寸陰可惜所謂姑待

明日便不可也況衆詞林思皇濟濟中多賈馬
自許之儔諾輔臣黃髮皤皤咸有堯舜其君之
願傾葵向
日不占而孚仰乞
皇上上念
鼎命付託之重下慰臣民瞻戴之思
立召大臣商確擇日施行誠
宗社無疆之休
順治五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知道了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請舉視朝之大典以致泰交之盛治事臣聞

聖君御世必圖長治久安貞士陳言要在防危慮患

蓋櫛風沐雨馳驅於百戰之閒則創業實難保

泰履亨經營夫萬年之策則守成不易是以古

之帝王凜凜覆舟之喻兢兢馭索之憂誠恐驕

恣之易生而晏安之為害也伏覩

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薄海內外罔不照臨可謂

創業而兼守成亘古以來帝王之盛未之有也

自昨歲親政仁義潤澤遍浹八垓
詔令溫和光溢四表然而綱紀法度尚須脩明禮
樂政刑實多缺失欲以立一代之弘規昭子孫
之法守臣未見其久而無弊也方今畿輔多失
業之民吳越有水澇之患山左瘡痍極矣荒亡
何以不淸閩楚呼庚久矣兵餉何以不給若乃
兩河困于畚鍤關陝疲于轉輸川蜀雖下善后
之計未周黔滇不寧進取之方宜裕此皆機務
最要仰煩
聖慮焦勞者也但高居靜攝不如延訪臣鄰批答詳
明何若親承
顏色臣查得舊例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
早晩之朝有外朝有內朝臣亦不敢謬執故例
煩瀆
聖聰惟是逢五日期
駕臨正殿乞
朝見羣臣從容咨接部院科道本章應實封者實封
應面奏者面奏辭朝謝

恩等官應引見者引見應陛辭者陛辭得以咫尺
天威親聆
睿語則大政大事雷厲風行凡屬臣工誰不爭自磨
礪以副
皇上圖治之意如是而上下之情通交泰之運開君
門無萬里之曉卜昏有金甌之固矣倘臣言不
謬伏冀
天鑒早賜施行
順治九年七月初六日題奉
聖旨禮部議奏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褒錄幽忠實
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仰塵
聖聽乞
發該衙門再加體訪以勵臣節事臣聞運遘昇平則
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刎頸血
裾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士之知勁
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樹砥柱於波
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

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
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
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
元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他務未遑首先嘉尚
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厲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
所軌範也自明政失御寇焰滔天龍髯飲恨於
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
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也一時在位諸臣雖
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於綿竹力疾苦戰
若卞壺之死於清溪然亦有仗節殉君橫尸闕
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
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
上帝所矜憫
聖朝所嘉嘆者也伏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足駕軼前代
爲憲後昆而昨奉
上傳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爲化導
之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蓋不

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太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胤詞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　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朱天顯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瀾勛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

皇上將臣所奏

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諸故老之見聞或考諸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倘體訪

既明即行題

請宣付史館浩氣常留於汗青祀諸鄉賢芳聲永為

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宣力於

興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葉矣

順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着詳訪確察具奏禮部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

聖主虛懷下詢微臣敬抒管見仰佐

睿慮萬一事臣昨捧讀

聖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臣跪誦之餘喜懼

交集喜則喜生逢

堯舜立見太平懼則懼迂陋無知捐糜莫報敢不盡

竭向日之誠稍補袞衣之闕顧我

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心仁政洋溢海宇昨歲

六月以前尚有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作而
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臣民胥慶遐邇
如一
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效可睹矣顧安所得
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雖然
皇上既側席虛已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
恩違懷仁負義之戒謹將條議數事開列于左
伏冀
皇上矜宥愚蒙俯賜省覽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
者置之爝火之光諒無補於日月涓埃之末當
不拒於崇深矣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觀唐史所載玄宗號爲
英主邇時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
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
下更無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
坊今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玄宗之時
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

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
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
除見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
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
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所載殷高宗學
于甘盤訓于傳說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
尋章摘句者不同要在詳求古今所以治亂
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脩廢之故斟酌損
益行之以協于大中至正今我
皇上天縱好學手不釋卷而臣謂政事之暇尤宜詳
玩講求者莫如朱熹之通鑑綱目眞德秀之
大學衍義丘濬之大學衍義補唐太宗之貞
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抽繹見於設施以致
太平之治無難

一用兵之算宜定也臣聞開創之君無不欲六
合一家臥榻之間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

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昔光
武閉玉門之關孝元罷珠厓之郡豈不欲誇
王會之圖施遠馭之畧良以中國虛耗不遑
窮討先內而後外也今川湖用兵連年不已
不患兵不精而患餉不足乞
皇上與諸王大臣折衝樽俎
勅下行關將帥原係我朝已得地方為賊竊據者宜
速恢復其先未得地方宜量力而行兵足以
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
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飭備俟吾
輓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則不至於反覆
變亂勞
聖人子南顧之憂
一省刑之典宜復也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故
帝堯之命皋陶曰刑期於無刑而皋陶曰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唐
太宗語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
明朝會典則大獄有審錄之例行於霜降以

後若有詞不服並情罪有可矜疑另行奏請
熱審之例行於小滿後十餘日洪武元年令
處決重囚須從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三
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
刑其事例開載極詳若決不待時者必係極
惡重犯然亦必經大理寺詳允部科覆奏凡
以人命至重示
朝廷矜恤之意也今我
皇上泣車解網在外者尚循監候再審之例而在內
者未見舉行凡罪犯死者一槩立行處決萬
一其中有情可矜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未免
有干
天地之和仰乞
皇上體
上帝好生之心
勅下刑部詳查自古以來覆奏矜恤舊例即賜施行
仁德如天刑措可致矣以上四欵不過平常之論然
於

聖躬稍有關切故敢冒昧妄陳仰冀
天鑒俯採因條條對
聖諭字數逾格並乞
寬宥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順治十年正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可採處該部確議具奏

工科左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士習墜靡已久
聖明鼓勵方新仰祈
端風尚崇古學以養一代之人才事臣聞爲治以人才爲本人才以教化爲先師道尊則善人多
朝廷正而天下治古之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我
皇上重道崇儒十年以來濟濟得人昨者痛念夙弊難清思與丕變

天語諄諄告示天下官吏師生恪奉遵行又
命詞林近臣督學直省部屬卓品秉憲分鐸海內誰
不喁喁向風而臣以章句小儒夙昔有慨于中
者敢因
上傳而推廣言之伏冀
省覽採擇謹逐欵開列于左
一孝經爲先師孔子手定之書至德要道百行
之首自天子至于庶人孰不以孝爲根本在
昔有漢之世下至虎賁猶能誦習逮明代不
以取士實爲欽典今請
勅下禮部行各督學院道頒行士子肄習凡科歲兩
考及鄉會塲俱命題一道以見我
朝敦篤實行得爲治之大原
一教官闒茸已久良以歲貢多係日暮途窮無
志勸勉而舉人之就此途者不過以寒饉爲
借徑故克自振拔者亦少又近例以歲貢之
無薦者陞佐貳官恐其後愈趨愈下今宜稍
倣明朝初制舉人教官訓導有方解額中多

者爲上上考每省超拔一二人與有司一體
考選而訓導之年深無薦者力足有爲則升
以經歷年過六旬則竟准致仕凡以作其鼓
舞之氣而養其廉恥之心

一朝廷懸功令以取士程墨儘可觀法原期窮
理致用豈欲勦襲陳言乃習俗相沿坊刻充
棟士子不務實學崙以記誦謄錄苟取科第
國家安得真儒之用故臣常謂明初人才所以盛
者以其務實學而其後衰者濫時文誤之也

今請
勅下禮部將坊刻時文嚴行禁止每歲鄉會試後禮
部選墨卷清真典雅者咨行江南學臣發刻
以爲程式除經書墨卷古文講義外書賈私
刻時文士子私選時文者聽部科督學等官
題參究治其學臣考取優卷刻者不在禁例

一學宮傾圮況連歲多雨損壞必多有司俗吏
不知教化爲治之本徒以征收輓材爲能
坐視不問今請

勅部轉行各督學院道督催有司將脩學銀兩照數
給發取學官收支文卷查考其額銀不足則
益之以學田師生空缺等銀學宮脩廢即以
定提調官與學官優劣之一班
一廩膳生員
朝廷作養優于增附選之不嚴則歲貢多不得人往
時每以一等無人二等亦得帮補目今以後
宜請
嚴加申飭非考居一等者不得頂補其歲考試卷定
爲書藝一篇經藝一篇科考試卷定
爲書藝一篇經藝一篇策一道論策題目只
在通鑑性理兼以時務俱不得場外補寫如
係場外補寫者部科訪知將提學官糾參
一忠臣孝子節婦鄉賢之事實爲教化之綱領
舊分隸于學按兩院今按差止息前項應歸
學臣事係小節者待復
命舉行其有綱常攸關足爲萬世瞻仰者不妨特疏
入告學道無自題之例即轉詳撫院題請

一無志生員既入黌序置書吏於高閣考居六
等希圖發社仍然荒廢下次考病補考鑽營
平等不過影占差徭今後考居六等者黜落
之後不許仍借發社名色兩次五等者亦行
黜退年未四十以上非眞疾病者不許告衣
巾以圖優免庶有合於
上傳嚴爲降黜勿得姑留之
旨果能讀書自新者聽其另考貲戀不進
一學臣考試每歲旌獎德行生員其實難稱

然亦須擇其稍相近者往歲惟憑學師開報
豈盡得人今宜令廩膳公舉若不係公舉者
不在旌別之列其妄舉匪類者日後查出聽
學臣究處至不肖濫進總由保結不嚴今後
倘有奸惡之徒廩生保結進學日後被人告
發事在未入學以前者一體黜革
以上諸款于意雖迂于時則切倘從實舉行勿
爲文具其于
聖朝興學育士之化未必無小補也如果臣言不謬

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定施行
順治十年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本重孝經禁坊刻有裨學政併各欵俱有可
採禮着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流民死傷堪憫乞
勅督撫責成有司速加拯救並懇
聖恩大發賑濟事自連歲以來水災頻仍直隸河北
山東被患尤甚蓋直隸北四府當圈占之餘民
已無地無家不遑備作旗下苟延衣食今水患
之後不憐地土漂沒並廬舍亦隨流而去旗下
有地者且嗷嗷待哺是以窮民益無以為命頃
有人自畿輔來者臣細加詢問云流民南竄有

父母夫妻同日縊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後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女者有刮樹皮抉草根而食者至於僵仆路傍爲烏鳶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且京城內外鵠面鳩形比肩接踵雖

皇上有粥塲賑濟尚且不能周徧何況直隸山東河朔之間既無粥塲賑濟或因稽查東人不肯收留有贑首之哀無中澤之集𦵏言及此真可爲流涕太息也臣昨見直隸總督焉光輝安置流民一疏內題元城知縣姜希轍等存活多人使有司盡若希轍等豈非實心爲國循良愷悌然而流民所至寧止大名四縣之外豈其獨非令長而爲民父母者乎彼其中報原無外來人民者恐尙未盡子惠之道也仰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有司凡流民所至不行收恤餓死其地方者即係不肖之官

題叅斥革若設法安置如姜希轍等者一體飛章

奏聞造册報部分别安置多寡準作優薦正薦兩等

其所安置流民萬一有投充東人混入後日事
發查報册有名免治居民以隱匿之罪如册上
無名者則照舊論罪
皇上天語一申之剴勸懲昭然有司將鼓舞勞來之
不暇矣抑臣更有請焉昨秋
皇太后發銀八萬兩賑濟京城內外滿漢軍民
皇太后之鴻恩卽
皇上之鴻恩然天下感
皇太后與
皇上之鴻恩尤摯我
皇上體
皇太后之心而再施此鴻恩也仰祈
天慈由加矜憫或發內帑或動太僕馬價銀兩或借
工部節省銀兩大沛
皇恩遴遣滿漢風力官員東西二路沿途接濟諭以
朝廷德意務使流民得全性命隨地安插入籍或願
赴河南山東興屯道墾田者卽給以信票路費
差人送至道廳官編附屯丁在

皇上捐數萬之金可活數十萬人之命民既得生爲
皇上墾地納糧元氣充固實
國家富强之本其報
皇上豈止數萬金而已耶伏望
垂念饑寒赤子流離泥塗死在旦夕即
渙大號濟此遺黎庶德澤布而愁怨息陰陽順而風
雨和普天率土共效三多之祝不祗小臣簪筆
以紀盛事而已也仰希
天鑒施行

順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題十六日奉
聖旨饑荒流徙民不聊生朕深切憫念這本沿途賑
濟隨地安插並勸懲鼓舞事宜俱屬急務着作速
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庶常散館在卽仰乞

嚴加考試分別授職以重淸華之選事竊照

國家倣明朝舊制改進士爲庶吉士設官教習給以廩餼非徒虛縻歲月而博養士之名也將使之博學多通練達時務以眞學問爲眞文章以眞文章爲眞事功庶

朝廷得食其報可共佐太平耳然欲得眞才而用之必先嚴其分別分別旣嚴雖未必人人皆大受

之器庶幾拔十得五以編檢用者他日可望以
房杜之業以臺諫用者他日可望以韓范之績
矣不然學業未就雖居詞林而無啓沃之助居
臺諫而無經濟之猷恐左右侍從之班非濫竽
藏拙之地也故臣以爲欲得眞才不如慎之於
始謹按會典所載明朝舊制每科考選庶吉士
不過二十人散館之日留不過三五人逮其後
而所留漸多非舊制矣今壬辰科庶吉士教習
已久散館在即臣請

皇上勅下內院諸臣酌量人數嚴加分別其學問優
長品行謹慎者授以編檢科道官其品行謹慎
而學問微不及者授以部屬等官閒有學問品
行俱無足取者是則有負
朝廷之作養矣即宜罷去不叙至丁憂未經教習給
假久曠學業者難與見在讀書諸人一體陞除
應作何分別除授並乞
皇上勅下院臣議爲定制以垂永久者也
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着詳確議奏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事
臣竊見我
皇上邇來留意吏治凡
黜用督撫等官必再三詳審而後用之蓋知人之明
雖古之帝堯不能過也然
皇上之所以愼用督撫者以其爲直省民命所係得
其人則百姓安不得其人則百姓不安故不厭
其諮詢耳然而督撫安民之大務莫過於舉賢

劾不肖乃年來止息巡方御史凡一切事務歸併督撫而舉劾之典例未經奏明則督撫不便於遵行將吏治何日清民生何日泰乎臣考吏部職掌開載撫按官員凡在地方未及半年有丁憂養病者俱不許一槩舉劾有陞遷者所屬地方恐巡歷未周除貪酷異常查訪得實者許不時論劾奏請此外如果知見未眞亦不必循例舉行蓋舉劾之典若是其愼也豈我

皇上銳意圖治之時而可不著爲一定之例乎臣請

自今以後凡督撫官員除境內貪酷不肖文武官員不時糾劾無定期外若督撫丁憂養病者應照職掌所載不許舉劾督撫降處休致者不許舉劾惟是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滿二年者舉劾文武二次凡文官遇朝覲年武職遇軍政年既有舉劾則不必另行蓋督撫在地方既久方能知有司之賢否且一年一次以督撫而兼當日巡方之事規條既定庶幾留心採訪於以察吏安民激濁揚清實爲至便至於

吏治不清全由衙蠹作奸侵漁小民舊例巡方所到必行訪拿今其事歸併督撫豈可不力除民害但此么麼之輩例不足以汚辱簡牘請乞
天語勅下督撫照舊一年嚴拿一次年終造冊將蠹犯罪名贓銀分報部院該科以憑稽核如有徇庇無所拿懲者該道府廳即以罷軟不及注其考語甚者立行題參如是而人心警惕清吏治而安民生或不負我
皇上愼用督撫之意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聖鑒勅下部院確議覆奏施行

順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議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興敎化以正風俗事臣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自明季以來風俗頹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年來在都門見隷卒倡優之徒服色艷麗負販市儈之伍與馬赫奚庶人之妻珠玉炫燿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喪事之家盡耗貲財以供焚燬生不爲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剏寺建塔聚衆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吝

直省府州縣簿書敲朴視鄉約六諭之教爲虛
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
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侈靡蠹耗之事一切
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
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
明君也嘗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
外交搆有司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許
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爲僧違者治罪凡以一道
同風使民務於孝弟力田而

國家收富强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旌善懲惡
之事春秋修舉勿視爲故事則民皆有淳朴向
化之思矣

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題二月二十一日

奉

旨禮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卹祈

勅部再察准與卹典以錄遺忠以助風化事臣聞忠臣孝子乃日星河嶽之閒氣所生也有忠臣孝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道義名節善無微而不揚

明主褒之史官紀之言官陳之凡以激勸一代之士氣人心非徒使既沒之幽魂凜凜生色於九原也我

皇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特發
上傳着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確察明末死節
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
俱蒙褒卹於以扶植綱常眞昭示萬古之懿典
哉諸臣爲不死矣惟是死難情眞而未經褒錄
者獨遺太僕寺寺丞申佳胤一人臣竊傷之夫
佳胤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
則於京師之王公廠昭昭在人耳目豈可假
哉查禮部覆疏原因太僕寺順天府保送投井

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
稱縊死互相參差是以置之無容再議然佳胤
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
最眞最確無疑未可以自縊之參差遂使忠魂
烈節鬱鬱於寒泉之下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卹如以太僕寺順
天府與臣所保俱爲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
學院處再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
相與尸祝而讚誄之者則已久矣臣見

皇上昨諭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
女俱命殫思博採故敢補牘再陳倘孤臣姓字
不致湮沒無聞邀一視之曠典列法戒之新編
於以表忠勵俗亦稗益風化之一端也
順治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奉
旨禮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
頒賜
御製諸書以善世化俗事臣聞有虞氏未施信於民
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者
有忠敬誠慤以涖之也故禮教治於未犯之先
刑罰治於已犯之後刑罰猶藥石也禮教猶粱
肉也藥石偶一投之粱肉則一日不可缺此善
養生者也治天下何以異是三代以後治術之

近古者葢亦鮮矣若漢文帝唐太宗庶幾帝王
之道然考其施設漢文帝尚務以德化民將相
舊臣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
興於禮義唐太宗貞觀之初人皆異論必不可
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行仁義不數載華夏安
寧夜戶不閉後太宗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
義既效矣堯舜湯武之後若此二君者誠知治
道之先務得體元之大法也況我
皇上平日事事欲以堯舜爲法不屑屑於二君者自

受
命御極以來十三載於茲矣薄海內外莫不戴之如
天地而親之若父母然而風雨未時盜賊未息刑獄未
措禮義未興又且災異迭見
皇上晝夜皇皇以三過自責思所以致太平而欲求
其效臣以爲用力少而成功多者尤莫先於以
教化爲急深恩厚澤以結天下之心也葢固結
人心者所以祈
天永

命而祈
天永命所以報答
祖宗今刑獄日繁而禮教或缺士乏廉退民逞囂凌非
諄諄訓廸又烏能風移而俗易乎臣昨面蒙
皇上賜讀戒殺彙鈔欲印施三萬本以化導俗氓大
豈不知律有明禁而復假書以爲勸戒者誠以
法之及人者淺教之及人者深也然則天下臣
民

皇上欲敎養而生全之又不知如何矣臣聞
皇上御製有人臣儆心録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
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所以遏惡揚善
闡明聖道者甚至伏望
仁恩廣賚遍賜羣臣其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等書仍
懇
頒發直省學宮每學一部俾誦讀講解使天下之人
孜孜然共砥礪於自新之路而潛消默轉其不
肖之心將見風俗淳美刑罰止息遠追堯舜近

邁漢唐好生之德同符
天地鴻號豐功書之史册垂庥萬世無窮也雖然臣更有
請焉孝經一書臣往歲曾具疏上聞欲於科舉
頭場出題禮部覆疏於後場出題然未見實實
遵行再請
勅照前議庶孝經大行於世而士子之學術有本楊
繼盛之忠業蒙
皇上殊褒刻表忠錄以言官若

御製序文似宜鐫碑祠前寵慰幽魂且以風動後來
節義之士統惟
睿照施行
順治十三年四月初七日題十一日奉
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立久任知府良法以佐太平事臣觀三代
以後惟漢之吏治近古而漢之吏治所以近古
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
宣帝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此漢世良吏所以盛也
明初猶倣此意迨其後兵備繁多陞遷數易而

兼濟堂文集選　卷之一　三　龍江書院鐫

太守之權益輕體益損治效亦遂不可覩矣今
我
皇上遵古之道愛養元元行保舉之法重知府之選
吏治自當改觀然久任之法不行卽有賢守輕
於變更百姓猶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爲自今
以後知府俸深有薦應陞副使者卽加副使職
銜服色仍管府事督撫按監司等官卽以副使
禮遇之若俸深有薦應陞之時與各副使一體
論俸加參政職銜服色其應陞時亦與參政論
俸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漸而加若遇京堂
有缺加銜者得與同銜司道一體推陞如是而
知府之職任得久庶盡心民事吏畏其法民安
其業遠追漢代之盛不難也雖然知府爲表師
之寄捕盜分之同知刑獄分之司李知府皆得
以秉之而有司賢否尤爲緊要自今督撫按薦
劾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責之知府庶事
權一而職掌明於久任之良法愈有裨益也如
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吏部議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嚴清學校以培眞才事臣竊惟古今人才全視學校之作養故經學重而兩漢治清談盛而晉業衰元有太極書院之建明有性理大全之修所以人才輩出治登於古也然教之之法固貴詳明而又在司鐸者之得其人講求實學使士子理明業治處則爲醇儒出則爲名世庶可望長久之治矣今自明季以來學校大壞爲之師長者率皆學問疎淺日暮途窮之人又志趣

醒擬行止卑鄙不知德行爲根本其稍課以文
詞者便可謂勤于業矣甚非
國家崇勵學宮之意也臣聞歲貢考中教職者尚
有二千餘人闒選無日而
廷試之卷吏部諸臣云有不通之極者以此教士
徒爲士子之蠹而已臣請
勅下督學將見在教官每年嚴考一次文藝上等者
再察其德行開送備薦文藝中等者如德行不
虧准照舊其文藝下等而德行無稱者送撫按

兼濟堂文集選　卷之一　龍江書院

題請罷斥回籍庶教職稍爲澄清乎進學童生
名數雖經題定尚覺太多大縣四十人再請減
去十人中縣二十五人減去五人小縣十二人
減去二人總期收取眞才不致冒濫至於坊刻
時文屢經禁止刊賣如故請
勅在京巡城御史及江浙撫按再加嚴禁如有刻賣
著定行究治前代大儒如河津薛瑄餘姚王守
仁闡明良知復性之學實爲孔孟嫡傳宜令禮
部取其全書刪繁就約發學臣刊布各學觀覽

講究我

朝作人之雅化行且比隆古昔又何至臨事有乏才之嘆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禮部知道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爲請立限田之法並察荒土計口分授以重農功以復王道事臣聞漢臣王吉有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圖治之時不常有公卿大夫幸得遭遇其時未有舉明王於三代之盛者也其三代不可復乎夫三代治天下以養民爲根本之圖故其丁寧告語惟重農功其所以養之者至纖至悉而有法也後之君臣苟師其意而不泥其迹何治之不古若今

皇上秉聰明睿智之資心與天應動爲民謀念天下
甫離明季兵戈荒歉之虐瘡痍未息多方拯救
日無寧晷進循良除貪墨蠲賦稅問疾苦協氣
旣應風雨以時民無阽危之憂有室家之樂矣
然而財用匱乏未有長遠之計補偏救弊終是
苟且之術若欲定一代養民之制使其各有本
業務於田里樹畜而無兼幷之害則莫如立限
田之制自秦幷天下壞井田其後富者田連阡
陌或至百頃或至千頃貧者乃無立錐之地富
者日富貧者日貧貧者無田代耕富者之田終
身胼胝甘爲厮役田減者役反重田增者役反
寡農民重困天下之亂每由此生夫井田決不
可復是以漢之大儒董仲舒斟酌古今之宜說
武帝限民名田以爲更化善治之本何武師丹
並申其說其後西晉限王公之田北魏起均田
之制時行時止然古今之英儒碩士留心治道
者未嘗不憤惋歎息以爲斯民不幸而不得蒙
至治之澤也今

本朝八旗之制分田授祿旣已合於成周之法連歲以來天下初定圈畝新闢土曠人稀豪强之兼幷者尚少舉千年之美政行之一旦在
皇上一振舉耳臣以爲漢人名田宜酌定其制凡公卿大夫士庶人及庶人之在官者以爵位爲等殺地有限數不得踰額如庶人農工商賈不得過五頃舉貢生員不得過十頃九品至七品不得過三十頃六品至四品不得過四十頃三品至一品不過六十頃其制前所買勿論自頒制之後有不遵禁令踰制者罪之富民佔田旣少則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於以均貧富杜侵漁除衰世苟且之政復古先聖王之法誠無以易此也臣又稽之於古唐初定天下計口授田謂之世業即是限田之法最爲善制而今游民末作甘於惰窳不務農業各直省荒田過半若待其自墾則成熟無日宜令各道臨司督所在有司察所管地方無地之民若干戶口貧而無資者自二十畝以至五十畝或百畝

富而末作者自五十畝以至百畝或二三百畝
授之開墾永爲世業不過二年天下荒地盡行
開墾民富而賦足定滇黔取川蜀可鞭撻而服
也然後興禮義起教化漸致刑措祈
天承命以追唐虞三代之盛不亦休乎臣聞一代善制
定於開剏之君限田授業所以重農務富元元
乃古聖治天下相傳之要法致天下之第一事
也惟
皇上明斷於中
勅下諸臣詳議施行卽書之史册傳之後世知
大聖人之所爲高出於古人萬萬也爲此具
題
順治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奉
旨戶部議奏